

奇葉文訊

第36期 2024年1月



玉里尋根——探究人文歷史與部落走訪

前記：玉里人	1
01. 我們與部落的連結	3
02. 認識與打開部落的地方	5
03. 早前部落的生活體驗	7
04. 如何燒一桶熱水	9
05. 部落探訪——仍守在這片土地的人們.....	11
06. 記憶裡的源城	13
07. 消逝的歷史——玉里神社遺址	15
08. 尋找悠久的歷史	17
後記：外婆,母親節快樂	18

老建築，新面貌

前記：	當時間過去，它，會變成怎麼樣……	2 1
01.	藝術、文創，只為保留它的存續 ——花蓮・又一村	2 3
02.	是時間的痕跡，也是心靈的寄託 ——吉安慶修院	2 7
03.	東台灣第一次抗日的史蹟 ——新城神社	3 1
04.	與阿柴相伴的日式咖啡廳 ——咖逼小壳所	3 5
05.	百年後的悠閒之境 ——花蓮文創園區	3 7
06.	離開生活的枷鎖，走進時空交錯 並存的中心，一場旅程就此展開 ——島東譯電所	4 1

前 記

玉里人

• 文：呂得賑

「我不是玉里人，我媽才是。」

面對同學一樁一樁的提問，我很高興他們對於我的家鄉，應該說我母親的故鄉深感興趣，不過我顯得不知所措。

我的自我介紹沒意外是這樣開頭的：「我是呂得賑，台南鹽水人，興趣是……」很平凡。興許是我的外觀太好辨識，眼裡就刻著「原住民」大大的三個字，總是引人好奇詢問，沒意外我也會接著回答：「我是阿美族，媽媽是玉里人。」沒錯，我是個被「漢化」的原住民。

一般對花蓮不熟的人其實也不太清楚玉里在哪，而我也會進一步的粗略介紹，他們會以印象中的花蓮去進一步提問，不外乎是好山好水、偏遠鄉村，或是課本上曾經提點過的資訊，不過這些已經夠難以應付了：

「你會講原住民語嗎？教個幾句啊！」

「玉里有什麼好玩好吃的啊？」

「你有看過豐年祭嗎？你有下去跳嗎？」

「你有獵過山豬嗎？小米酒好喝嗎？」

「部落裡面會有 711、全家嗎？」

很多天馬行空的問題出現我也不足為奇，我甚至對「人」面對他們未知的事物所展現出的好奇心與想像力感到有趣，儘管他們對我的回覆有些不符期待。在這有來有往的交流之中，我也同時醒悟，我就只是個完全被「漢化」的原住民。

我給不了肯定的答案，我不但不熟悉部落風情，更不了解整個玉里，過往隨著母親大年初二回娘家的我，一年最多只回部落一次，記憶中的「玉里」只是冰山一角的源城，恐怕殘存的記憶也如履薄冰。

我不是在地人，也從未長居於此，但這塊土地的血液與我緊緊相擁，每一次心臟的跳動，都是源城的那條溪水流過。走吧！踏上這條尋根之路，找到玉里和我相遇的羈絆，找回部落裡儼然被遺忘的自己。

「我是玉里人。」如果連我都不再重視這塊土地，又有誰會在意它的何去何從。這次決然。





｜我們與部落的連結

• 文：程紹凱

過往對於部落的印象是什麼呢？是充滿著原住民？或是很落後貧窮的地方？甚至於認為文明不發達，這些是我們在現代教育下，大多數人聽起部落可能會有的第一反應，對於不是原住民且從來不曾接觸過部落文化的我來說，有幸這次能在組員的陪同下，前往他的部落老家，這趟旅程讓我開了眼界，並且打破了我對於部落中的既定印象，從壽豐開車到玉里，在這長途跋涉的旅程中，其實我就稍微注意到了路邊會有某某社區的招牌，而每一個不同的社區，也代表著不同的人群聚集於此，例如我所看到的大興社區，或是組員的老家位於的水源社區。

到達玉里後，當地遠沒有我們所想的偏僻，出行前也有組員開玩笑地問，當地會有水電嗎？雖然問題非常的荒謬，但我們始終對於部落只有想像，而沒有親自觸及的機會，經過漫長的旅程，總算抵達位於山腰中的住宅。

在車上悶了許久，一下車就能感受山中芬多精的氣息，令人感到心曠神怡，而我們首先要面對的難題是年久失修、難以開啟的鐵捲門，不論硬推，或是慢慢嘗試，我們都無法順利將鐵門推至頂部，好在一旁的大哥熱心腸的幫助我們，才得以順利進入屋內，不過附近的住宅幾乎都是鐵皮或是正常的水泥屋了，在想像中，以為原住民的住宅是由石頭或是茅草等建材堆砌而成，而一進到屋內，感覺到的是純樸，直覺地讓我想起高中時曾幫忙打掃過的獨居老人之家，是一種舒適感，這是與我想像中不同的地方。

而第一次體驗部落生活，最特別的地方在於晚上洗澡時，是由我們親自劈柴、燒水，然後才能有熱水使用，並且一個人洗澡時，會由其他人繼續顧著柴火，當晚我們就在不停地劈柴、燒火，而過程中我們帶著吉他一邊彈唱一邊聊天，即使有許多蚊蟲干擾，但我們仍舊樂此不彼，在這樣的氛圍中，我不禁想起——過往為什麼會有人隱居山林，遠離世俗，在這偌大的山中，沒有別人，只有我們、歌聲、歡笑，許多日常的煩惱都被拋諸腦後，我想我已經在這樣純樸的體驗中，給了我自己一個很好的答案。



當我要做起服務學習（一）的課程時，和其他同學成為一組後，再經過內部討論後決定去組員的老家「玉里小鎮」來探究人文歷史與走訪部落，作為服務學習（一）的主題。首先，「玉里小鎮」位於台灣東部，座落花蓮縣玉里鎮，四周低矮的群山環抱，群帶般的雲繚繞在山頭山腰，如夢似幻，綠油油的稻田色彩正濃時，常年清新的空氣最是吸引到人，一個舒服，適宜的居住地。

而「玉里」這個地名是什麼由來的？就是在日治時期屬臺東廳璞石閣區，後改隸璞石閣支廳；一九一七年（大正六年）花東線鐵路通車，取「璞」是未磨之「玉」，後將本地改稱「玉里」。之後在一九二零年設玉里庄、一九三七年（昭和十二年）升格為玉里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民政府改設花蓮縣玉里鎮至今。

當我搜索這些資料時，內心已經迫不及待想要去玉里的部落一探究竟，而對於我從來沒有體會到部落是什麼地方？是什麼人會住的房子？甚至會是充滿著原住民的特色嗎？因此，在出發的前一天晚上，我向同組的組員開起了玩笑地問，部落老家會有地方睡嗎？雖然這是一個開玩笑的方式。但內心充滿著無盡的期待。



因此，我和另一位組員搭乘火車，從志學街火車站開啟了前往去玉里的旅程，在搭乘火車一小時左右的車程後，終於到達了玉里，在玉里火車站等待其他組員來開車載我們時，當我們發現和來到這裡的時候，發現在玉里鎮的部落沒有出現工業污染的問題，因此保持著青山綠水及新鮮空氣之有利條件，每年吸引無數觀光客蒞臨觀光。

同時，我還以為前往組員的部落老家會是需要一段距離才會到達，沒想到從玉里火車站開車僅限於十五分鐘之內，就能前往這位組員的老家所在的水源社區。

當我們到達他部落的老家後，先放好行李箱，分配各自組員的房間。而因為接近到晚上的時候，組員需要洗澡時，最有趣的莫過於體驗到部落生活是自己要親自動手去劈柴、燒水，這樣的做法才會有熱水能洗澡。而不單單是這樣，當一個人洗澡的時候，則由其他人幫助劈柴、燒火，重複著這些步驟來維持現狀。在其中的過程裡有組員帶著吉他先自彈自唱，再到後來大家合唱幾首膾炙人口的歌曲，非常開心、沒有壓力、沒有煩惱、仿佛進入到夜深人靜的世界裡面自我陶醉。

部落，相較於其他原住民小孩而言，身為太魯閣族的我其實並沒有時常回去部落，但要憶及裡內的生活，這點還是不遜色於那些同胞們的。大多數人聽起部落生活，通常外人往往只會聯想到過度不入時代的原始生活——然而，這僅僅只是對了一半。隨著時代的變化，部落裡的生活也在緩慢的跟進，就像一株生長極慢的幼苗，隔三差五的偶爾回顧並不能發現有什麼具體的變化，往往要空著好一段時間，才會發現幼苗長高了幾尺。

與之亦然，那些曾經對我們面露和藹笑容與諧趣的老頭子，或許已經永遠離開了部落……關於這點，後續將再次提及。

穿過老舊的鐵捲門、映入眼簾的便是兩張老舊的沙發、桌子、與通往四個不同地方的門廊了。這裡有三個房間，只有一個配置有冷氣，並且房間地板全由木板拼製，在一些壁體上更是能看見他們兒時拿著蠟筆留下的動物圖畫。

這是一張劈柴照（圖一），由於我們本次到訪的地點為某位組員的老家鄉，現已無人居住，其親人也僅僅在一些重要時日才會再次於此匯聚一地。



圖一

不光是熱水要劈柴燒熱，就連水源也得要扭開老舊的水表開關才得以使用，等等諸如此類，這些對習慣於都市生活而感到不便的組員而言，明明該萌生出的懊惱心緒哪怕只有一點，卻好像代表著雜質的都市生活，在來到部落之際，全都消散了。我們食用著來自山中的清新，飲用著來自田野的芬芳；第一天，在各個組員舉杯歡慶的情境下，彷彿有誰剛錄取了好工作、亦彷彿有誰剛成功訂了婚，如是熱鬧轟烈的歡快場面——就如同那些飲酒度日的樂天村民，我們僅僅是感到快樂罷了。

也當然，在這之中，有的組員一度感到不便捷：這點由我與老家主人的那位成員一眼就能夠辨明，這種生活往往只要極短的時間就能輕易習慣，而事態也如我們所料的發展，不出一個下午，整個老宅頓時充盈、並也沉浸在過分歡快的氛圍之中。

在燒熱水的這段期間，由我負責劈柴、有組員負責燒火、另一位則坐在木椅上偕同蟲鳴以吉他伴唱，剩餘的五位則在客廳聊著一個晚上都聊不完的天。氣氛尚好，有些人會情不自禁的一同加入演奏與酒局，提出那被覬覦已久的金牌台啤，任著可能想加入這局面的蚊蟲叮咬，在這裡耗費了將近五個小時，我們才各自撤回客廳接續等會的餘興節目。



如何燒一桶熱水

• 文：莊宸

「喂！都什麼年代了，洗澡還堅持用木頭燒熱水的都是些什麼人？」他搖搖頭似乎欲言又止的保留了這個答案。

在深山，偏僻的鄉下，夜晚。從那幽暗深處傳來陣陣尖銳的呼嘯，狼嚎般的恐嚇所有不眠人的耳膜。我們從腳、至頭，瑟瑟發抖。真的有狼！或許下一秒會從破舊的木柵旁侵入。

我們幾人圍在一起，笨拙的用成年男子的背排成一堵牆，以便抵禦那前來獵食的黑暗。

火苗，比新生的嬰兒還要更脆弱，即便全力守護，也有好幾匹體質不佳的就這麼被黑夜吞食。少數拼了命啃食木枝。漸漸，不！那頑強的火苗轉瞬膨脹，所有的漆黑、寒冷都被威嚇到今晚之後。

平時看過無數次各種形式的火的大學生，此刻的興奮不亞於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發現火。

添柴，再添柴。不少人是第一次燒熱水，弄的滿身是土。卻沒看見有誰急著撥掉。再讓時間準備一下、再讓營火醞釀一下。土的體驗就要煉成陶的記憶了。

而那位「家的主人」木材已經快成山了，他依舊沒有停止劈柴的工作，好似他不是劈柴，而是默默的進入了一種狀態。雖然木頭被他劈的不堪入目。

「成了一種習慣吧」劈柴的同學小小聲的在角落回答。我不知道他在對我說，或是對自己說。

他坐著。添柴，眼眸捨不得離開那溫暖的火爐。



「只要集中所有力量在木頭的中心，不管多鈍的斧頭都能劈開」奶奶用她如柴纖細的手示範著，「啪」寬大厚實的原木應聲而斷成整齊的兩半。半晌，成堆的木材積在奶奶的身後。

「阿嬤，哩隆袂忝喔？」

（你都不累喔）」

「袂啦，慣性慣性丟賀。」

（不會啦，習慣就好）」

奶奶總喜歡邊做著工作邊說我們這一代的都過的太幸福，她們從小到年輕都是苦過來了，稍微不「骨力」點就會餓死。小時候聽的很煩便會反駁，奶奶這時錯愕的啞口無言，臉上好像寫著她沒有這個意思。我卻幼稚得意的以為那是我佔了道理。稍微長大點後，奶奶依舊重複這句話時我會試著幫忙，可奶奶只會說：「免，遮阮來丟賀，等咧哩受傷（不用，這我來就好，等一下你受傷）」。

最後一次聽到這句話時我只欣慰的對奶奶說：「阿嬤，阮愛哩啦！」

「蛤！供啥？」第一次看到奶奶這樣害羞的表情。

天天幹活，弄的滿頭粗汗的奶奶只知道把我的所有東西都

「攢便便（準備好）。」卻羞澀於表達。當她重複這句話時我知道那是她想找話題卻又不善於表達的愛。

後來我總劈不好柴，卻日復一日的一根一根的慢慢劈、慢慢燒。好似只有這樣燒出來的熱水，才有溫度……

「你說都這個年代了，洗澡還堅持用木頭燒熱水的都是些什麼人？」我搖頭敷衍的回答那位同學，我想，故事如果要從頭講起，該天亮了吧。一會他們拿起吉他在爐火旁圍著唱歌。我沒想到有一天，還有一群人會陪著我燒熱水。「成了一種習慣吧」我偷偷的回答了他十分鐘前的問題。

| 部落探訪——仍守在這座土地的人們

• 文：程紹凱

玉里尋根

想了解人文歷史，我們透過訪問居民來認識部落，起初雖然出師不利，我們第一個採訪的對象是一位大哥，聽他口述，他才剛從軍中回來老家，所以對於我們的問題他無法給出太多回應，但我們在他的建議下，找到了居住此地更久的一位大哥-五哥，這個名號是從小他和幾個兄弟結拜，因排行第五而得名五哥，最初看見五哥的時候，有些凶神惡煞之感，但了解來意後，五哥隨即露出了和藹的面孔。

首先我最好奇的部分是，水源社區經過這麼多年，有沒有大的轉變，或是自始至終都是這樣純樸的面貌，五哥說：「大部分的年輕人早已外遷，當地很少會有年輕人經過了，留下來的幾乎都是有年紀的人們，所以對於我們的到訪他也感到很驚喜。」人多才能組成聚落，而水源社區中有許多不同人群，有眷村遺老，也有客家移民，加上原住民、新移民等等，造就水源社區多樣的面貌，但我和組員觀察到，當地人都有著一口流利的閩南話，所以在和他們的交談中，我也能透過閩南話來了解，讓他們的口述更順暢。



第二個問題是我問五哥，那麼人群這麼不同，過去你們不會有所紛爭或是械鬥嗎，就如同我們學過的漳泉械鬥或是閩粵械鬥那般，五哥回應：「最早還小的時候，當然有過打架，或是爭執，但隨著時間拉長，大家自然而然地就融在一起了，是不分你我的，大家都會講台語，你有沒有發現？」我說了句：「對阿，大家都會講台語。」，五哥誇了我說：「你台語講得很好」，讓我覺得異常的親切。

五哥是原住民，我也就問他為何沒有產生過離開老家的念頭，而五哥卻說他其實年少在外打拚，賺了錢後才回來老家過生活，他說娶了老婆，有了一點錢後，還是回來老家的日子更舒適，以前在台北其實過得並不習慣，這也和我認知的相同，從外地進到都市生活，容易感覺格格不入，因此了解五哥的選擇與經歷。

最後的最後五哥說牆上掛有山豬、鳥啊這種獵物，我就問了問如何捕獲的，五哥說除了陷阱外就是獵槍了，我兩眼瞪大地看著五哥，五哥彷彿接收到我炙熱的目光，進屋裡去把他的獵槍拿出來給我們觀賞，這是我第一次見識到，真的是讓我大開眼界，心裡除了震撼還是震撼，唯一的遺憾是五哥並沒有讓我們留下影像，但我覺得最好的瞬間，就只留在我們心中也很美好，也和五哥約定如果下次有機會，一定會再回去找他的。



｜ 記憶裡的源城

• 文：呂得賑

這裡是我的老家，是我最牽掛的地方。

在訪談五哥的過程中，我有告訴他老家的大略位置，意外的是他認識我的大阿姨，甚至知道她有兩個弟弟（我的兩個舅舅）。「你應該不常回來啦，沒看過你。」一語道破。喜瑯宮是我老家的部落，小時候不懂，只單純喜歡這個地方。長大後對部落歷史提起興趣，才又跟親人問起。

我的外公是外省人，河南人，其實我對他的印象不多，但也從旁得到了一些有趣的事情。譬如我媽曾告訴我的一段有趣的故事：

在我大姐還小時，外公都會用他那帶有鄉音的國語問她：「阿如～要不要吃饅頭」接著端出一盤剛從電鍋蒸好的饅頭，遞一顆給還是幼稚園的我大姐，討她開心。但據說那硬的跟石頭一樣。

我舅媽也曾經告訴我一段有趣的故事：

二舅媽不是原住民，或許只是因為族群歸屬的因素，外公對她特別待見，還時不時跟她抱怨，一樣用著鄉音國語滔滔不絕著：「這邊的原住民都欺負我，他們都……」因此每次舅媽隨舅舅回部落時，外公總是特別開心。有「同黨」了。



一定有人好奇我的外公與外婆是怎麼相遇的吧！其實這跟這塊土地有關。源城並非只有喜瑯宮的原住民部落，據我母親所言，這塊土地聚集了原住民、閩南人、客家人，以及隨著國民黨遷台後的外省老兵。我母親的父親在母親還小時就過世了，外婆一手扛起家計，直到遇見外公而共組家庭。

而在部落出現了一種罕見的現象——雖說是原住民部落，卻家家户户台語互通，甚至是國語不流利，反而台語很是「輪轉」。這是因為漢人（閩南人）在當地也佔了一定多數，而語言與文化的碰撞而融合。

「因為從小一起長大，都習慣台語」就是如此。「以前讀小學不準說台語、原住民語，現在卻要學母語，好笑吧！」母親玩笑著告訴我這些，卻讓我覺得遺憾。

當特色成為了獨有，更應該認真維護。面對人口外流的損失，使用母語、懂母語的人少之又少，了解在地文化的人逐漸瀕臨絕種，當沒有人想去認識源城特色，一切猶如部落裡的那條溪一樣，乾涸得只剩石礫，漸漸地無人知曉溪的原貌，不再有人憶起它曾經的洪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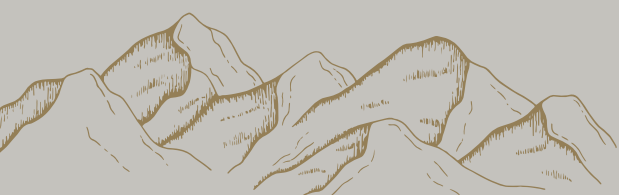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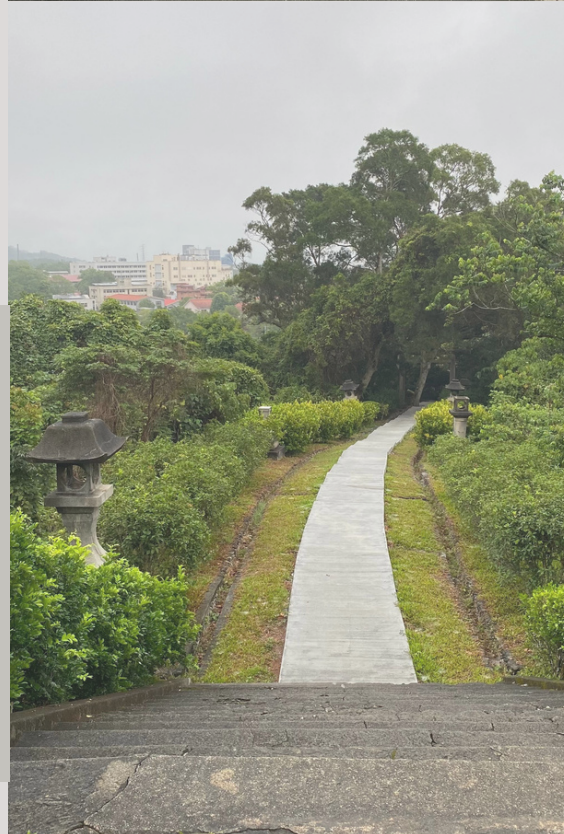
或許吧，經歷一個時期，經過不同執政者的腦袋，大筆創作「新一代」的文明，造就懸殊別緻的歷史，一一成形現在所見的樣貌。當歷史走一步，消逝一步，源城與喜瑯宮也就逐漸在歷史除名；當我們走一步，算一步，網羅一切回憶拼湊而成，會是一場壯麗的歷史的重現。

消逝的歷史--玉里神社遺址

• 文/圖：程紹凱

離開玉里前的最後一件事，就是去探訪古蹟，聽到神社，我所想像的是日本神社那樣的場面，雖然玉里神社也確實是那樣的建築，但在日軍撤退時，主殿就被摧毀，目前留下的只剩下鳥居、參拜的階梯、表忠碑、以及石燈籠。

玉里神社的入口隱藏於住宅之中，我們尋找了片刻才透過告示牌找到入口。白色的階梯有種莊嚴、神聖之感，而一旁可以看到連介紹牌都已經是飽受風霜，在此地經過無數日的風吹雨打，而真正的表忠碑應該已經隱藏於住宅區中，我們在探訪的過程中沒有找到它的身影。



— 玉里神社遺址入口



由於戰後信仰不同，主殿在後來陸續遭到破壞與拆除，不過在日治時期這裡是花蓮重要的信仰中心，當時的警察、部隊征伐附近的布農族人，或是男子受徵招前往部隊前，都會來到玉里神社祈福，但也能看出同。

主殿在後來陸續遭到破壞與拆除，不過在日治時期這裡是花蓮重要的信仰中心，當時的警察、部隊征伐附近的布農族人，或是男子受徵招前往部隊前，都會來到玉里神社祈福。

戰後許多神社被紛紛拆除，而玉里的神社也許因為地處偏遠，而被人們淡忘融入於住宅之中，雖然僅存的只有這一些碎石殘垣，但仍能從中窺見一些前人留下的足跡，歷史被遺忘在舊時光中，我們則在新時光中挖掘痕跡。

我們去探訪玉里著名的古蹟，就是來到玉里神社遺址。而這個神聖的地方玉裡神社本已埋沒在荒煙蔓草中，成為流失在歷史裡的神秘遺跡，直到民國98年，一群玉里在地的年輕文史工作者主動發起清掃活動，結合在地人的力量，讓隱沒在樹林間的神社遺跡重見天日。經過規劃與整理後，成為如今所見的樣貌。

沿著參拜道行走，沿路可見到許多石燈籠，如同中國廟宇的樑柱上經常寫有捐贈者姓名，石燈籠上通常會寫「奉獻」、「奉納」，並刻上捐贈或是單位的名字。在日本神社建築中，鳥居有分隔人間與神之領域的意味。石燈籠的作用除了裝飾外，亦有為來者指引道路之意。

走了幾分鐘後，會看到石頭階梯出現，代表即將接近神社本體，也就是以前的拜殿與本殿。從入口的鳥居走到山坡頂雖然是一路上坡，卻相當和緩好走。玉里神社的頂端是一片平坦的空地，沿著照片中看似綿長的階梯直行，不過幾分鐘就能抵達終點--本殿遺跡。

本殿於二戰後日軍撤退時被摧毀，之後雖然有熱心志工重整此處，但仍無法修復。如今只能將遺跡圍起，供人憑空想像。山坡頂也是眺望玉里鎮的好地方，以前樹木還未長高時，能在這裡將平原盡收眼底。如今樹木已高，就只能從縫隙間窺望，自行在腦海中拼湊出全景了。往回走下山坡又是不同的風景，在高處俯瞰綿長的階梯，蓊鬱的樹林將表參道包圍其中，直撲參觀者，多了一分寧靜與神秘。



— 玉里神社導覽解說圖

• 文：呂得賑

灰藍色的鐵捲門渲染，渲染幽暗蔓延至整個屋內，以及外婆的臉龐，鐵鏽在上頭不夠顯著，就這麼被一雙笨拙的手魯莽拉起，好比打破結界，一束光輝攔不住，就這麼衝進客廳的某個角落。

一束光芒照射在她的臉頰，本就白皙的肌膚反射出奪目的星，胸前的白玉項鍊頓時黯然失色。外婆就這麼靜坐在客廳裡。

「誰轉來啊？」平日車輛往來屈指可數的「世外桃源」，怎麼可能會有人這個時候回來？她注視著藍色油漆漆上的、些許斑駁的大門，眼神流露一種疑惑不安，還有期待，期待光將那片藍一分為二，期待門外偷偷的搭起布幕，猶如皮影戲，投射出熟悉的身影。期待那會是哪個北漂的孩子。

一大群人興奮闖入，一聲招呼都沒來得及打，觀光客的模式就被自動開啟，開始自主地在屋內「賴賴趁」。我沒有閒著，進了門就開始了整頓家裡的任務，開燈、開水錶、整理房間，一些平時我不怎麼做的事。

「你家有燈耶！」廢話。

「恁是誰？恁按怎入來欸？」面對一群陌生的臉孔，外婆慌張著站了起來。

她看向一名拿著大門鎖頭的男子，一雙標誌性的大眼睛，濃密而井然有序的睫毛，和一對粗線條的眉毛，那是一種說不上來的熟悉感。

「外婆，抱歉打擾妳幾天清靜的生活」我在心裡默念著。或許外婆很好客也說不定，只不過我們「熱鬧」的程度，大概就像是在無人島上開一場大型的搖滾演唱會。

「這個是……仁妹的兒子……？那麼高了喔！」外婆就這麼看著我打掃房間、整理客廳、砍柴燒水，看著那個還不會走路的小嬰兒，在房間門、廚房門、倉庫門來回穿梭的身影，心生安慰。

「噓！Waco（海岸阿美族語，狗），那是我孫子，很少回來而已莫黑白叫！」

午夜的談笑風生，每個人都拿著麥克風把笑聲散播整個部落，外頭的狗大聲抗議著，不知道外婆會不會被我們吵得睡不著覺。我走出房門，站在客廳小聲地跟外婆講講話。

「外婆，我好像沒有好好的跟妳聊過天，在媽媽口中妳是一個很有智慧、很溫暖的母親，妳一直都是她最崇敬的存在，好想聽聽妳的聲音，兒時在我耳邊的喃喃細語，只是現在，要求再一次的擁抱都是奢侈。對了！今天是母親節喔！我回來看妳了，但希望妳不會嫌我太吵。」

「母親節快樂。」看著妳清澈的雙眼，淺淺揚起的嘴角，一陣暖意好似妳身穿的康乃馨紅，似乎有所安慰。

「攏遐爾大漢啊！有時間要多回來看看外婆嘿！」她緩緩地抱著我，像小時候那樣暖暖地呵護著我，我依偎在她的懷裡，肆無忌憚地靠在她遺留的溫度裡

然而轉身悄悄地走向門口，走向她精心照料的菜園，一句話也沒再說，於是身影消失在她與母親一起種下的那棵滿天星樹下。



前言

老建築，新面貌

• 文：黃沛靜

「當老建築經過歲月的沖刷，剩下的會是什麼？」帶著好奇我們走訪了花蓮仍開放參觀的六處歷史建物，寫下屬於它們的文字，寫下如何將歷史與現代結合、再創造的過程，寫下老建物經歷轉型後的變化，寫下花蓮在地的歷史與文化。



它，
會變成怎麼樣？
當時間過去

新
面
貌

老 建 築



• 文／圖：黃沛靜

｜重現光明的歷史痕跡

花蓮・又一村的前身是荒廢多年的菸酒公賣局舊宿舍，在鳳林眷村長大的村長朱淑慧女士希望能將此處修復整理，並且以裝潢重現童年記憶中的眷村樣貌，她以許多老物件重新填滿這個社區，如今的花蓮又一村，已不再是逐漸被遺忘的舊宿舍廢墟，而是充滿著溫度的文創園區。



｜充滿香味與藝術的「家」

村長在官方臉書上說過，她希望能讓來這邊的客人一邊享用美食，一邊感受又一村的氛圍，因此邀請了許多店家駐村，後來村長也開放又一村的街道，讓文創業者能在此擺攤，她說：「我已經完成了我的夢想（重現童年回憶），所以也想幫助其他人完成他們的夢想。」

除了在網路上積極宣傳合作的文創作品外，原本拿來展示老家家具的空間，村長也挪用給業者展示，但在細節處卻仍能找到那無所不在的「舊味」--印著李小龍的舊海報貼在牆上、舊型門框漆上暖和的色彩繼續迎接來往的顧客、帶有歷史痕跡的木櫃上展示著手工藝作品，一切舊物被重新移植，賦予不同意義。



- 官方臉書內容出自臉書帳號：花蓮。又一村文創園區

| 保存舊味的文青空間

雖然經過三十年的閒置，但如今的又一村卻充滿著各種裝飾、色彩，村長在去年接受PeoPo公民新聞訪問時說過，她想盡力復刻舊宿舍的樣貌，因此可以看見建物多保留著歲月遺留的痕跡，就連門窗框架都細心保存下來



如今的又一村融合著各具特色的手作裝飾物，同時也保留了許多舊物件，時間在這裡彷彿暫時停止流動，有著音樂，有著美食，有著市集，讓訪客也不由自主地停下腳步駐足在這條一眼就能望盡的街道內。



- 訪談內容出自 peopo 公民網：花蓮。又一村文創園區變遷報導

| 柳暗花明，又一村



又一村，其名稱的由來出自「柳暗花明又一村」，在約三年前，這裡還只是一條乏人問津的閒置歷史建物群，甚至即將面臨拆除的命運，因此村長向政府租借此地，並且自費修整、重新裝潢，讓這條街道再度有了「家」的感覺，現在的又一村以煥然一新的面貌再度重生，但村長仍保留許多舊日回憶，只為讓後人也能夠看見過去的眷村（聚落）的溫暖。



在花蓮，有許多逐漸被遺忘的老建築，但也有部分建築獲得機會能夠與現代重新接軌，再度重回大眾視野之中，雖然外觀有些許改變，但它的內在精神與歷史意義仍繼續存在，直至今日依然矗立在市區僻靜的巷道內閃閃發亮。





是時間的痕跡，也是心靈的寄託

——吉安慶修院



｜重返日治時期

• 文/圖：黃沛靜

吉安慶修院的前身「吉野布教所」為川端滿二在1917年建立，創建目的為穩定初到台灣的日本移民，園區內的建築具傳統江戸風格，如特殊的屋簷構造、參拜處「寶形造」（即攢尖頂）的屋頂設計，皆為傳統的日式建築技法。

除此之外，園區內也留存川端滿二從日本四國請回的八十八尊石佛、神龕、不動明王石雕、百度石等歷史文物，它們歷經歲月的洗練，仍堅守於此地，守護著來往祈福的訪客。

｜走進時空交錯的幻境

除了前述提到的日式建築結構外，慶修院在庭園的設計上也參考了日本的枯山水、木欄杆、池塘等景觀。來到入口左側的手水舍，木勺中的涼水流過夏熱，洗滌外界的污穢，以洗淨的身心進行參拜，一踏過門檻，彷彿真的來到日本的寺院。

在參拜處我們訪問了一位遊客，她告訴我們在她眼中的慶修院與前幾年曾造訪過的日本神社有些雷同，讓她彷彿置身在時空交錯的幻覺中，木造的建築，綠意盎然的草地上點綴著精緻的石燈籠，若仔細看手水舍旁的一角，便會發現小巧的石像座落在草叢中的小路上，與日本路旁常見的「地藏（じぞう）」相似。



在慶修院左側的廊道上擺滿石佛，據說其來源地為空海大師（即慶修院曾經供奉的主神）在四國遊歷時有過因緣的八十八處寺院，創建人川端滿二為讓信徒方便參拜，特地行遍各寺院將石佛請回慶修院供奉，當我們為了參拜而踏進廊道時，掛滿訪客祈願的木樑、一尊尊歷史意義不同的石像、復古的木製裝潢，讓我一瞬間又再度感受到那時空錯置的氛圍



—空海大師與石佛

｜沈澱心靈的環境

雖然被列為花蓮必去的觀光景點之一，但慶修院卻不同於他處的喧鬧，我們訪問了一位在參拜處附近休憩的婦人，她表示雖然來這裡是為觀光，但一踏進寺院的參拜處，卻感受到其中的幽靜與平和，讓人得以靜下心來虔誠的與佛像對話。走近參拜處我們遇到了一對夫妻，本想前去訪問，但兩人卻在參拜處那小小的空間駐留了許久，等到結束後我們經過訪問才了解其中的緣由——沈浸於空間的氛圍，他們表示慶修院地處於僻靜的巷弄中，加上莊嚴肅穆的環境，讓人不由自主地放緩步調，享受這個空間帶來的平靜。

祥和的佛樂緩緩流入耳中，木造建築的沈穩，充滿禪意的山水造景，將訪客拉入一個暫時不受外界干擾的空間中，可以說與佛像的祈願、對話不只是敬畏之舉，更是一種洗滌身心的過程。



— 歷史文物：「光明真言百萬遍」石碑
(傳說可用以祛除病厄)



| 是古蹟，也是景點，更是宗教場域

慶修院在成為縣級古蹟後經過幾次修建維護，為了提升觀光度，而重整庭院的設計，但主建物與部分重要文物仍留在原地，續寫往後的歲月，也象徵著舊日的歷史。在日治時期，吉野布教所是移民的重要聚點；如今的吉安慶修院成為了古蹟，卻仍有大量訪客前來參觀，它的存在並未消逝在時間的洪流中，而是藉由修復整建後再度擁有知名度，並藉由觀光傳承其歷史意義。慶修院靜謐肅穆的氛圍洗滌訪客的心靈，保存至今的佛像仍慈悲的傾聽來訪眾生的心願，繼續靜默地守護著此地。





東台灣第一次抗日的史蹟 ——新城神社

• 文/圖：陳寶萍

｜神社起源

日據時期，日軍討伐太魯閣地區原住民，引起彼此緊張對立，明治29年(1896)12月發生了駐守新城的分遣隊一名士兵欺辱玻士林社的少女，引起族人憤慨，在漢人通事李阿隆協助策劃下，由赫赫斯社的頭目哈鹿·那威和玻士林社頭目率領各社壯丁，將十三名日軍全數殲滅，史稱「新城事件」，新城事件發生後，為了紀念殉難的軍警人員，日本政府於大正3年(1914)建造木造納骨堂，大正9年(1920)又設立「殉難將士瘞骨碑」；後於昭和12年(1937)在舊址西南側(今聖母園)以鋼筋混泥土材質建造神社。



｜戰後的神社

戰後，日本人返回日本，神社部分建築遭到破壞，只剩下鋼筋混泥土建造的鳥居、石燈籠及狛犬等大型設施。

民國45年應當地居民的要求，來此傳教的瑞士籍神父傅光業在原神社西側建立幼稚園；民國48年再由瑞士籍神父沙智勇在神社東面建神父會院；民國53年花蓮教區購地並興建一座以聖經「諾亞方舟」為主的禮拜堂，並於兩年後落成，民國59年天主教醫院落成，民國87年功成身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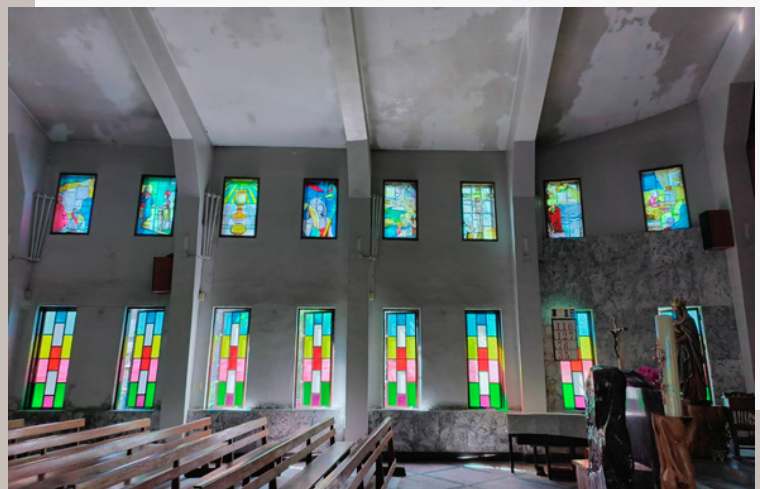
| 今日的神社

如今的新城神社已然成為民眾假日熱門選擇地，舊址附近有著近百年優美高聳的日本黑松，神社帶來的清爽也將炎熱的太陽阻隔在外



並且舊址內部有著四隻非常親人的貓咪，而且神社與新城公園僅一牆之隔，不論老少都可以在神社逛得盡興玩得開心

而諾亞方舟教堂至今仍有對外開放，太陽光由彩繪玻璃將教堂內部撒上神聖的氛圍，一踏進教堂就能感受到來自宗教的寧靜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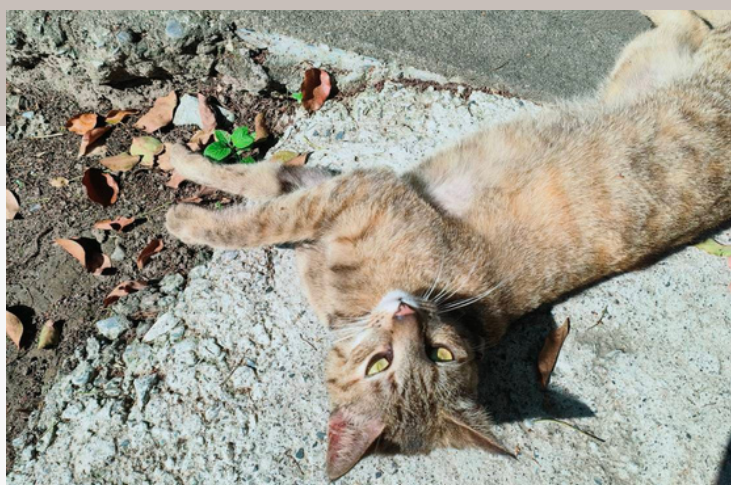
位於禮拜堂前花園內，仍可見一塊寫有「殉難將士瘞骨碑」字樣的大理石，在石碑背面隱約可見當時殉難之日軍罹難者的名字



我們採訪了五位來此參觀遊客的動機，兩位給出的回答是在網上看到諾亞方舟教堂的照片所以打算親自來走走



另外三位給出的答案則是因這些相當黏人的貓咪們慕名而來，總結來說，新城神社在歲月的流逝下留下了舊時代的記憶也帶來了新時代的生機





與阿柴相伴的咖逼小壳所

• 文/圖：陳寶萍

| 咖啡廳的前身

咖逼小壳所原先日據時期是作為台北地方法院的花蓮港支部，也是法院檢察署檢察長的宿舍，在民國40年的大地震之後搬遷至美崙地區，這裡就荒廢下來，一直到民國97年才被指定為古蹟而保留下來。



| 身歷其境的日式建築

咖逼小壳所的外觀相當吸睛，到達路口時就能看到一座古色古香的日式建築矗立在現代都市建築物中，就像一個另闢的小仙境般，走進前院就能一覽著個建築物的全貌，還可以看到兩隻可愛的柴犬悠閒的生活在裡面，整體內部融合了日式的質樸與西式的雅緻，給人眼前一亮的體驗。

| 放鬆悠閒的午茶時光

咖逼小壳所販售著各樣精美的飲品和食物，伴隨著日式庭院的優美景觀以及可愛的柴犬們在宅院裡閒逛，甚至在咖逼小壳所內時常有書展舉辦，可以說咖逼小壳所是忙碌生活中尋求慰藉的最優選擇之一。



| 成功的轉型案例

很多的遺跡會選擇往觀光景點發展，大多遺跡只是被觀賞，而咖逼小壳所選擇了不同的道路，它成功地運用了自身建築的條件將平平無奇的宿舍轉型成了咖啡廳，也用可愛的毛小孩吸引了遊客的目光。

在我們所採訪的客人中，絕大部分都因咖逼小壳所的日式風格與可愛的柴犬而慕名前來，可以說，咖逼小壳所它不僅將歷史的遺跡保存了下來也與現代社會結合，帶來了可觀的商機。



花蓮文創園區

• 圖/文：黃

百年後的悠閒之境

花蓮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前身為花蓮酒廠，座落於花蓮市中華路上，是花蓮舊市區的所在，在大正二年（西元1913年），就已存在於此，是台灣東部第一間進行大規模生產的酒廠。

| 歷史記憶

最初花蓮酒廠是（1922年）公布站，也不缺乏原料大正十四年（1925）地內也變得更完整昭和十二年（1937）模的改建計畫，也就是說，在第二昭和十九年（1944）築，幾棟木製廠房



由民間株式會社成立，隨著日本總督府於大正十一年「台灣酒類專賣令」，由於此處不僅位置優越、鄰近火車，因此酒廠也被總督府徵收。

5年），跟上城市規劃的腳步，酒廠的範圍正式確立，基礎。

7年），廠內建物已飽和但仍不敷使用，專賣局開始大規模擴建，於隔年完工，增設了多項員工機構，例如浴室及食堂。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廠區就已有現今的二十六棟建築。

4年），美軍轟炸台灣，酒廠也因此損壞近三分之二的建物，付之一炬。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將《台灣總督府專賣局》改組為《台灣省專賣局》，並修復廠房繼續製酒。

民國六十八年（1979年），1970年代全球陷入兩次石油危機，台灣展開十大建設計畫，不僅成功度過石油危機，經濟成長率也持續增加，台灣人民經濟能力提升，花蓮酒廠不堪負荷民衆對酒的消費需求；加上廠區位於市區，污水問題難以克服，公賣局開始考慮遷廠。

民國七十七年（1988年），製酒活動全數遷至美崙工業區新廠，舊廠正式結束生產活動。



花蓮文創園區



花創進行式

九十一年（2002年），包含花蓮舊酒廠在內的在內的五個官方使用的生產基地，設為五大創意文化園區。

同時也是於2021年播出的台灣電視劇《茶金》的拍攝地點，曾於區24棟舉辦特展，但很遺憾展期已結束，而24棟建築在昭和十一年興建，原先是清酒釀製工廠，清酒停止生產後便改建為紹興酒廠，屋頂水塔附近還留有二戰轟炸時留下的彈孔。

歷經戰爭、繁華、衰弱，直到百年過後的今日轉型成為文創園區，戶外的大空間適合親子出遊或是遛狗，建物保留著各個時期傳下來的模樣，內在有各種展覽、咖啡廳、文創市集。

花創未來

正朝著與在地產業共生共榮的目標前進，不僅作為當地居民的活動空間、觀光客必訪的文化園區，目前跟工藝、音樂、旅宿、餐飲伴手禮業為合作對象，期盼花創未來能實現榮景，使這些帶有歷史的建物能延續價值。



離開生活的枷鎖，走進時空交錯

島東譯電所的意思是：「位於島東，島嶼的東邊——花蓮，譯電所，翻譯電報的地方。」

而老闆阿光便是那位解碼者，將他所心中的藝術以空間、擺設、飲品及餐點來詮釋，再傳遞到來訪者心中。

島東譯電所

並存的中心，一場旅程就此展開。

• 圖/文：黃語漾



阿光是一位和善、隨興的老闆，訪問他的過程很有趣，就像在聽朋友分享生活一樣沒有負擔。

| 擺脫都市的繁華

阿光出生於巴拿馬，在北部成長、就業，從事景觀設計相關產業，在母親年老後，因為喜歡花蓮的步調、氛圍，自己也想遠離城市的喧囂，就決定要搬回花蓮生活。而選中這個地址是因為小時候在這一帶生活過，對這裡有熟悉感，後來發現這棟「原鐵路局局長宿舍」便聯絡台鐵承租。





其實不是酒吧

這是我最好奇的問題：「為什麼選擇以酒吧的形式經營？」

因為光看門口，就已感受到其中的神秘氛圍，比起酒吧，更像是一間販售各種怪誕小物的雜貨鋪，而且入口並不是在面對馬路的門，而是要從右手邊的小路，走到類似後門的地方，才是吧台與入口處。

阿光笑著回我說，其實一開始並不是酒吧，如果在Google地圖上搜尋看到的是「藝術組織」，而非酒吧。原先菜單上沒有酒精飲料，只有販賣三叔公的日月潭自種紅茶、自家釀的酸梅湯、客家手工菜包，以及滷味，純粹是提供一個可以讓來訪的人們與在地、與阿光想呈現的藝術進行對話、連結的場域，但因為營業時間至午夜零時，在朋友的提議之下，新增了六款酒精飲品，後來酒吧的身份越傳越廣，才經常以酒吧被介紹及推廣。



透過擺飾進行一場場旅行

而店內的擺飾就如同《霍爾的移動城堡》中，霍爾的房間一樣，玲琅滿目，從復古打字機、動物標本、掛畫，到瓷器、木杖、達悟族拼板舟模型，仔細看都各自帶有不同的民族風格，唯一的共通點是它們都很「老」，於是我也詢問老闆：「店裡的擺設是怎麼做選擇的呢？」阿光說：「收藏這件事對我來說是一種紀錄，紀錄我與那個地方的回憶與感受，這是我的一種藝術表達。」當我觀賞陳列品時，感到新奇的成分大於衝突，不同文化各自碰撞後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和諧。

在一樓後半部的長桌區，四面牆上都掛著電子鐘，上面的時間都不相同，我也問了阿光這些時鐘代表什麼，原來是對應方位放著不同時區的時間，像是北邊就放日本時區，很符合此處無視時間的氛圍。

| 原鐵路局長宿舍的轉型

原先這裡是容易淹水的地方，阿光在租下後將建物的前後地板加厚改善淹水問題，而通往二樓的樓梯斜度十分陡，阿光也熱心的提醒一定要握好扶手慢慢走。

二樓相比一樓只有大約一半的大小，分成兩個空間，靠近樓梯的地方有擺放椅子與茶几，往內走看得出來是宿舍的臥室，保留了兩張上下鋪，上層做了景觀設計，下層則是擺上靠枕，像是小時候的秘密基地，另外還有一張匾額放上玻璃桌墊製成的長桌，別有一番風味。



如果你熱愛奇幻風格，想要感受生活缺失的驚喜，不管喝不喝酒，都非常推薦到島東譯電所進行一場視覺加上味覺、忘卻時間流動的奇妙旅程。

NDHU SILI

花蓮靈魂